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警世陰陽夢

第三十回 鄰縣投縊

話說魏賊雖然在鎮撫司，倒是亨用的。為什麼來？這本司的理刑官和那些獄卒，都是他的牙爪，平日間受恩的。就是各衙門問官，也是往日有些情分的，躊躇難下手。因此□一月□三日文書房特傳出聖諭一道：「朕覽諸臣屢疏，陳列逆惡魏忠賢滔天大罪狀，朕已洞悉。切思先帝以左右微勞，稍加恩寵。忠賢不思盡忠報國，以酬恩遇，乃逞恩植黨，怙惡肆奸，擅作成福，難以枚舉，略數其概。將皇兄封成妃李氏，假旨革奪，至今含冤未雪；威逼已封裕妃張氏，立致捐生，雖死九泉，其目未瞑；借旨擅將敢諫忠直之臣，羅織削奪，慘毒備至，串同心腹，酷刑嚴拷，誣捏賊私，立斃多命。他若蹇謬痛於杖下，善良枯子立枷。臣民重足，道路側目。而奸惡身受三爵，位崇王等，極人臣未有之榮。通同容氏，表裡為奸。當先帝彌留之時，猶復叨恩進秩，無有紀極。今賴祖宗在天之靈，二犯罪惡次第畢露。朕心又思忠賢等，不止窺攘名器，紊亂刑章，將我祖宗蓄積庫貯傳國奇珍異寶，金銀財物，朋比盜竊，幾至一空。何物神奸，大膽乃爾。本當寸磔，會梓官在殯。姑置鳳陽。即將二犯家產，著錦衣衛會同五城御史，親詣住所，將家資莊田，及違禁等物，盡數籍沒入官，逐件開列具奏。其原籍違式服舍等項，著落有司，清查具奏。如有隱隱等情，許據實糾參，一並連坐，亦不許株連無辜。其冒濫弟姪親屬，俱發烟瘴地面，永遠充軍。嗚呼！大奸脫距，國典用彰。自罹於辟，情罪永孚。」

特諭

魏賊即時收拾起身，點那平日養的壯士一千人，買著麻布袋一千隻，包裹著金銀緞匹，僱著一百乘車子，騾馬一千匹，都裝著貨物。魏賊自坐在大轎裡，周圍近身的，都是向來受恩的。死士三百人，腰刀手箭，緊緊地護著轎子。前後都是精壯家丁七百人，長槍短棍，極鋒利的器械，挨挨擠擠，簇擁著珍珠寶貝，金銀財物的車輛、騾馬駝子。又有掌鞭推輪夫役六、七百人，都帶著利器在身。這魏賊意氣洋洋，面色又狠狠的，前往鳳陽，不在話下。

話分兩頭，說這崔呈秀，日夜著心腹在京師裡打聽，報道有這個本上了。崔呈秀連忙差人去報魏賊，通個消息。崔呈秀在家裡聽得駕上差的官旗到來，在花園裡搜著愛妾尚氏，飲酒作樂一日，大醉。到夜深吩咐眾丫鬟道：「今晚不消你們在這裡服侍，都去吧。只要小奶奶一個伴著我。」崔呈秀叫尚氏靈犀一榻兒坐了。聽得外邊巡更的鑼聲三下了，崔呈秀酒醒，雙眼淚下，對著尚氏靈犀道：「我的罪業重大，冤仇眾多，朝廷決不輕處我的。何不自盡了。落得個乾淨，全屍是為上策。只是心裡放你不下，又去嫁人。外邊人慕你的姿色聲技，自然抬愛你的。只是我做了一生好漢，殺了多少強項的官兒，在我手裡獨不能保全你。」這靈犀大哭起來，便抱住崔呈秀道：「小婢子蒙老爺大恩極寵，□年享用太過。願殺身以報。既服事過了尚書，哪裡還有高似老爺的。老爺請放心，待小婢子先自盡。」靈犀便在牀上拿一口寶劍，拔去鞘，先自捋死了。可憐一個美婦人，便玉碎香消也。崔呈秀抱起靈犀屍首，放在榻上大哭磕頭，自家含淚，便掛在二梁上縊死了。

且說這尚氏，原是三河縣一個名妓，號叫做靈犀。其父叫做尚成，其母叫做翠梅兒。有個庶母叫做文樓兒，有個親弟叫做尚惟中，乳名叫做晚哥子，呈秀在兵部弄個都司官與他做的。靈犀生在寶坻，乳名寶娘，姿容絕世，歌舞無雙，雖然生長在青樓，不是那依門獻笑之流。吟詩、寫蘭、彈琴、著棋，真個「談笑有鴻儒，往來無白丁」的。崔呈秀是個好色之徒，千金娶了她，錦衣玉食，極其奢華，愛她似掌上珠。崔呈秀雖有美妾百人，看了靈犀。便是「六宮粉黛無顏色」了。因此靈犀時刻不離左右。靈犀天性乖巧伶俐，善能逢迎會意，若不自盡，崔呈秀這個煞星，好不兇狠哩，肯留她把別人受用，墊自己的舌根哩。靈犀只一死，倒做了個烈歸。長安道人有幾句贊他道：

靈犀靈犀，崔老一個大司馬，曾不若汝之風塵女子。始逼父母之命而失節，終稟丈夫之氣以殉身。雖無韓郡君袍鼓軍中之概，卻有虞夫人短劍江頭之烈。可惜你空有一點素心，恨不得其人耳。

是時天啟七年□一月初六日，崔呈秀嫡弟貢生崔鍾秀報了本州知州趙公，即便申報上司，隨委本州公同本城守備尚公，並巡捕官吏書，帶領伴作，親到本官家內查勘，本官委係在本宅書房二梁上，用巾巾縊死。各官眼同將屍卸下，停柩在家，其妾尚氏，用劍自刎，並侯勘不提。

再說魏賊行到阜丘縣，附郭一個鎮上，天色將晚，一排的太小飯店，都是魏家這一行人歇息了，這魏賊只看一家房屋大的住下，卸進行李，把這金珠寶貝銀兩收在自家房裡。其餘錦繡緞匹等件，收在家丁六□兒房裡。魏賊卻好坐下不多會兒，自家帶來的廚夫，整備了許多的美食進來，擺上一桌子。親隨的小內相斟酒才吃得兩杯兒，只見外邊有個人來，房門前跪倒磕頭。魏賊看時，認得是崔呈秀的親隨家人。這個人便在帖肉的汗衫上帶兒裡，拆出一條紙來，遞與魏賊。崔呈秀因魏賊不識字，略寫幾句，把心話教家人口傳。這人就著魏賊的耳朵，說道如此如此。又把紙上的事，念與他聽。魏賊知道楊通政這本說得很了。崔呈秀說要自盡，魏賊嚇得魂飛魄散，也尋思要死。酒飯都吃不下了。吩咐眾人道：「路上辛苦，早些歇息，明日好早起身趕路。」眾人各自去宿了。

只有一個李內相，叫做李朝欽，原奉欽差，押送到鳳陽的，緊緊隨身跟著，也是平日受魏賊恩惠的。雖奉上命，只是一路小心，不敢違慢的。魏賊對了個心腹家丁六□兒，掉淚道：「崔二爺差人報道如此如此，他也要尋個自盡了。我的罪又重似他，豈可活了！」李朝欽在旁邊說道：「老祖爺且不消著急，原是特旨降發鳳陽的，且到彼處，再作理會。」便去收拾牀鋪睡了。

魏賊哪裡睡得著。這李朝欽便鼾鼾的打鼾。魏賊只聽四壁廂人靜，已是三鼓了。悄悄地坐起來，瞧著李朝欽睡得呼呼地正濃哩，便在自己腰裡解下鸞帶，懸在樑上縊死了。李朝欽忽然在夢中驚跳起來，只見魏賊掛著，便嚇倒了。口裡都叫不出，一交跌在地上。一會兒醒過來，心裡想道：「駕上差來押去的，如何復命？少不得是個死。」也在樑上自盡了。六□兒因在外廂歇息，一毫不曉得。天色未明就起來收拾行李，早飯完備，到房前請起身，說了兩遍不噴聲。六□兒便推開了房門，只見雙雙的都縊死在梁上了。六□兒便嚷將起來。那時飯店主人並地方人，都著了忙。急急地報本縣，轉申報上司，題本奏聞。是時行轅都搶失，護從人都逃散去。旨下，著地方官暫理聽勘。正是：

潑天富貴今何用，三尺麻繩伴送終。

家丁六□兒收殮時哭道：「老爺枉做了一場大夢，今日見閻君不知怎的。」旁人道得好，生前是個陽夢，是他受用，是他作業。死後是個陰夢，是他受苦，是他懊悔。如今陰夢重新再做起。

忠不忠兮賢不賢，留與人間作話傳。

笑罵由他彪虎類，千年萬載污青編。

已上陽夢畢